

祖国的天南地北丛书

在西藏旅行

郑宪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在西藏旅行

郑宪著

郭景峰策划

责任编辑 薛才康 美术编辑 吴列平

技术编辑 史建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印张4.375
邮政编码200052	字数60,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4月第1版
上海崇江外文印刷厂排版	1997年8月第5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印数44,351—52,350

ISBN 7-5324-2006-X/K·235(儿) 定价: 4.20元

目 录

到西藏啦！	1
游大昭寺和八角街	5
登上了布达拉宫	15
藏北有个“纳木错”	23
拉萨啤酒，亚古都！	31
到日喀则去	38
白居寺里看“跳神”	52
帕拉庄园的故事	62
他们长眠在世界屋脊	70
世界上最高的大河	78
八一镇上的上海人	89
错高湖，西藏最美丽的湖	98
罗布林卡看藏戏	106
西藏的人名	120
参观西藏展览馆	128
再见，拉萨！再见，西藏！	134

到西藏啦！

“西藏到啦！拉萨到啦！”

我的心一下跳得像狂奔的马蹄那么快，哎呀，怎么这么快呀？从四川成都机场起飞，我们的波音707飞机才飞了一个半小时！可现在，飞机上的空中小姐对大家说：“请大家系好安全带，飞机马上要降落在贡嘎机场了！”

我们的飞机，从10000米的高空开始降落。就是在这个时候，飞机上不少中外宾客还不相信地互相询问：“真的到了吗？”因为在飞机上的一个半小时，是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的；飞行过程中，大家都被10000米高空下的景象迷住了；白云飘来绕去，雪山延绵起伏，阳光灿烂无比……我们的飞机，是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航线——成都至拉萨航线上飞行。这

条航线，地形异常复杂，气候恶劣多变，曾被中外飞行家视为“空中禁区”。1956年5月，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潘定国勇闯这片“空中禁区”，从此，成都至拉萨航线终于被开通了。

突然，飞机上的不少乘客轻轻地惊叫起来：“呀，真危险！”不看不知道，一看心情真有点紧张：我们的飞机，尽管在慢慢地平稳地下降，可现在，飞机一头钻进了两座高高的山峰之间，山峰的高度马上高过了飞机的高度，飞机机翼两旁的山峰，像两堵长长的深褐色的墙壁，朝我们“呼呼呼”挤压过来。有几个胆小的乘客，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可等这些乘客睁开眼睛，飞机早已飞出这些墙壁一样的山峰，稳稳地向一大片平坦的山间谷地俯冲下去……

飞机终于在西藏贡嘎机场降落了！

我们终于踏上了西藏高原的土地！

来西藏前，有人曾经对我们说：西藏高寒缺氧，所以，你们一下飞机，走路步子要慢，说话声音要轻，睡觉前要吃保护心脏的药……总之，西藏虽是个美丽而令人神往的地方，可就因为她太高了（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比我们内地

要少 35% 左右,不少人就对她望而却步,觉得西藏
又是个可怕的地方……

不过,当我们步出机舱时,却没有因为高山缺氧
而呼吸困难,相反,机场上微微吹拂而来的风,一片
纯净纯净的清新;抬头仰望西藏五月的天空,全是透
明得湛蓝湛蓝的;丝丝缕缕的白云,在刺亮的阳光下
慢慢游动……

从机场到拉萨市区有 90 多公里路,这一路上的
风光就让我们不时发出欢呼,发出惊叹:忽而是起伏
壮丽的山峦巨峰,忽而是一片片,一湾湾清澈见底的
碧绿江水,水中映照出美丽的山色。远处的山顶,
被厚而晶莹的雪包裹起来。近处的路边,不远处的
山脚下时时有一片片绿色的田野,行走着黑色的牦
牛,白云般的羊群。在一幢幢白色的藏式平屋顶上,
迎风飘展着一面面象征吉祥如意的五彩经幡。我问
陪同我们的藏族大学生那木卡:“这经幡上的五种颜
色,是什么意思?”年轻的那木卡用标准的普通话回
答:“红色,是代表太阳;黄色,代表月亮;绿色代表庄
稼;蓝色代表土地;白色代表西藏数也数不清的牛羊
……”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叫西藏；

世界上最纯朴的地方，叫西藏；

天空和土地最接近的地方，叫西藏；

伸手就能摸到太阳的地方，叫西藏……”

西藏，我们来啦！

游大昭寺和八角街

“嘀铃铃……”我们宾馆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
我抓起了话筒。

哦，是我们的陪同、大学生那木卡打来的。

“喂，你们休息得好吗？”

听到那木卡的话，我和电台的记者老陈相视而笑起来。

那木卡打来的这个电话，是在我们到达拉萨三天以后了。

记得三天前，我们下飞机乘车从贡嘎机场到拉萨的路上，前后有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我和老陈都很兴奋。老陈还一边看着窗外壮美的景色，一边对那木卡说：“都说刚到拉萨时高山反应挺厉害，我们怎么没感觉呀？”那木卡听了狡黠地笑笑，“好戏

在后面呢。”“好戏”真的在后面：在我们刚到达宾馆时，脚就不由自主迈起了“太空步”，头晕忽忽的，心跳一下子加快许多。住房在五楼，这五层楼对我们来说，真是“难于上青天”，上一层楼，就要喘大半时。人一到房间，我和老陈都急着往床上躺倒而去，这时，就觉得天转，地转，墙也在转……那天，那木卡临走时的话好似从遥远的天边传来：“你们就乖乖地在这里静养三天。记住，三天里决不能洗澡，洗澡会感冒；在西藏生别的病不要紧，千万不能得感冒。”

第一天晚上我头痛难眠；第二天头痛欲裂；第三天白天还感到人虚腿乏，奇怪的是第三天夜晚我沉沉地睡了一觉，一早醒来，竟然神清气爽。

老陈说，他的感觉和我差不多。

那木卡的电话，就在这时打来的。那木卡在电话里说：“你们不要再‘害怕’西藏了，快走出你们房间的门，我们今天先游大昭寺，再逛八角街……”

要不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前。

大昭寺前有一块很大的广场，广场四周就是一

处处小卖摊，广场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我们顺着广场朝前走，不远的正前方就是大昭寺四四方方的铜瓦镏金顶；金顶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反射着刺目的光辉。大昭寺前还有一方几百平方米的场地，场地中匍匐着数百名叩跪等身长头的藏民，他们膝触地，手扑地，头叩地。一次次地爬起来，又一次次地跪下去。我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叩头，他的身边，还有个藏族女孩，看上去只有六七岁，也跟着老人一起一次次地叩着头。我朝他们走去。通过那木卡做翻译，我跟老人聊起来。

“老大爷，叫什么名字？”

“扎西。”

“从哪里来的？”

“青海格尔木。”

“是乘车来，还是走着来的？”

“当然是走着来。进拉萨圣地的前几十公里路，全是叩着等身长头。”

“你们一共走了多少时间？”

“哪记得清哟。反正时间好长。一起走来的还有一对刚结婚不多久的年轻夫妻，路上还生了个孩

娃。”

哟，真虔诚呀！可那木卡听了一点也不吃惊。他对我们说：在拉萨许许多多的寺庙内外，你都能见到叩等身长头的宗教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青海、云南、四川、甚至是从外国走着来的呢，比如尼泊尔、印度。他们时间短的，要在路上走几周几个月，时间长的要走一年两年……

进大昭寺前，我们看到门口有个需要五六个人才能围抱起来的转经筒；巨大的转经筒是用黄铜铸成的，筒身上刻满密密麻麻的经文。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排着队，低着头，推着经筒走一圈，巨大的筒身在许多人的推动下，转动不止，发出隆隆的隐雷般的轰响。

大昭寺里闪烁着几千盏酥油灯，进寺的朝拜者手里提着装满酥油的桶，在一个个佛像前点灯、添油，走几步就要磕一个头。走到寺庙深处，老陈指着一座佛像说：“这不是释迦牟尼像吗？”

那木卡点点头：“它还是一座金像呢。你们不知道，这释迦牟尼金像是谁带到西藏来的？”

这道“历史题目”难住我们了。

“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呀。”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文成公主！1300年前，当时的西藏王松赞干布娶唐太宗的宗室女儿文成公主为妻，这不论在我们内地，或是在西藏，都是件家喻户晓的汉藏一家的美好故事嘛。

“对，”那木卡笑着说，“而且，这大昭寺，最早就是因为文成公主才建造起来的。”

原来，大昭寺最早建于公元647年。据说在建寺之前，文成公主用汉人看风水地形的方法，推测出了整个西藏的地形。文成公主对西藏王松赞干布说：西藏的形状好像一个仰卧的魔女，而拉萨的卧塘湖就是魔女的心脏，只有把这湖填了，并在这上面建造一座寺庙，才能消灾驱魔。于是，藏王下令填湖造庙。在填湖的工程中，因为当时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只能用成群的白山羊来驮运泥土。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寺庙才建成了。寺庙建成后，为了纪念山羊驮土的功绩，便把它称作“惹刹”。

“哦，太有意思了。这就是说，大昭寺最早的名称叫‘惹刹’。可‘惹刹’是什么意思？”老陈听得津津有味，一边听还一边记。

“惹刹，用汉语来解释，就是山羊驮土。”

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名字真有意思！



自从有了释迦牟尼金像的“惹刹”寺庙，各地的善男信女便纷纷翻山越岭前来朝拜。渐渐地，在这寺庙的四周就出现了住人的旅舍，随后又修建起了居民的住房。这样，以大昭寺为中心，便形成拉萨古城的雏形。再以后，在大昭寺的四周，渐渐形成了商业繁华的集散地：八角街。

说着说着，我们已走出了大昭寺，开始行走在环绕寺外的热闹的八角街上了。

八角街的色彩，真是丰富无比。这里，有手摇小转经筒的老人；也有一个个身着红色袈裟服，盘腿坐在地上朗朗诵经的喇嘛；有身着黑藏袍，头系红布衣，剽悍的藏族牧民；也有手提录音机的藏族青年男女，他们穿的衣服艳丽似花，那录音机里跑出来的，是跳荡的摇滚乐，内地或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这里还有多得数也数不清的狗，那些狗在街上串来跑去，却没有一条狗对人吠叫。当然，八角街最多的还是街两旁卖各种货物的货摊。货摊上有我们见了眼花缭乱的物品，如：用金、银、铜制作的精美器具，各种式样的大小藏刀、氍毹和皮毛加工的金花帽，艳丽多彩的藏装面具，散着浓香味的印度佛香，还有西藏的手

镯、戒指、响铃、项链、小转经筒、羚羊角……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和西藏人做生意，很有意思。西藏的买卖人不大主动招徕顾客，尤其不会大声叫卖，但讨价还价的前后差价往往很大。八角街上的买卖人许多都会说点汉话，少数不会说的，就打着手势掰着手指，来和汉人或外国人算钱做生意。我在八角街上买的第一样物品是一把藏刀。那把藏刀虽然不大，但做工精致，刀鞘两边都镂着龙凤吉祥物；刀柄上用极细的金丝缠起来，柄头还有装饰漂亮的绿宝石；小刀两面都刻有飘逸舞动的花纹。卖刀的是位上了岁数的藏族老太，一脸和气。见我对这把藏刀爱不释手地抽出（刀鞘）抽进，就和我进行了如下的“讨价还价”：

“好，这刀，好。”老太用手指刀，再翘翘大拇指。

“卖多少钱？”我小心翼翼地问，毕竟第一次和藏人做买卖。

“100块。”老人同时翻开两只手掌。

我倒抽进一口高原的冷气，暗想这价“厉害”。但我实在对这把刀“一见钟情”，太想买下来了。

“你说，你说。”这意思就是“你来说个价”。老

人说时，对我更加和气地笑着。

我咬咬牙，“40块。”

“哦——太便宜了！不行，不行！”老人头摇得像拨郎鼓，大皱眉头，并把刀从我手上抢去放回货摊上。

我不让步，“40块。”

“80块。”

好，一下下降20块，有门。我再坚持，“40块。”

“60块，拿去！”老人脸上没笑容了。

我乘胜追击，“40块。”

“50块，再不要，你走！”老人一脸的愤怒了。

“40块。”

“50块。”

我们互相“对峙”。最后，我用起内地人买卖东西的法宝：假装走开，摇着头，转过身……

老人终于在我身后道：“回来。40，就40块！”

我转回身，我看到老人那张脸，又在很慈和地对我笑；这下，我好困惑……

那边，老陈买了一只大大的西藏面具，这面具是用整棵树干劈刻做成，立体感和色彩感都很强。老陈得意洋洋地说：那卖面具的藏族姑娘一开始的出

价是 120 块,最后给他压到 80 块,“便宜”了 40 块。

到底“便宜”了没有?之后,我们问一时走开又回来的那木卡。那木卡这样笑着回答我们:“对你们内地人来说,应该说买到便宜货了;可对我们西藏人来说,东西还是贵的。”

难道我们“受骗”了?

那木卡说:“没有。我是说,按照卖给你们内地人的价格来说,够便宜的。再说,如果这些东西卖给‘老外’,要翻几个倍啦。”

嘿,这八角街上的买卖,有意思吧?